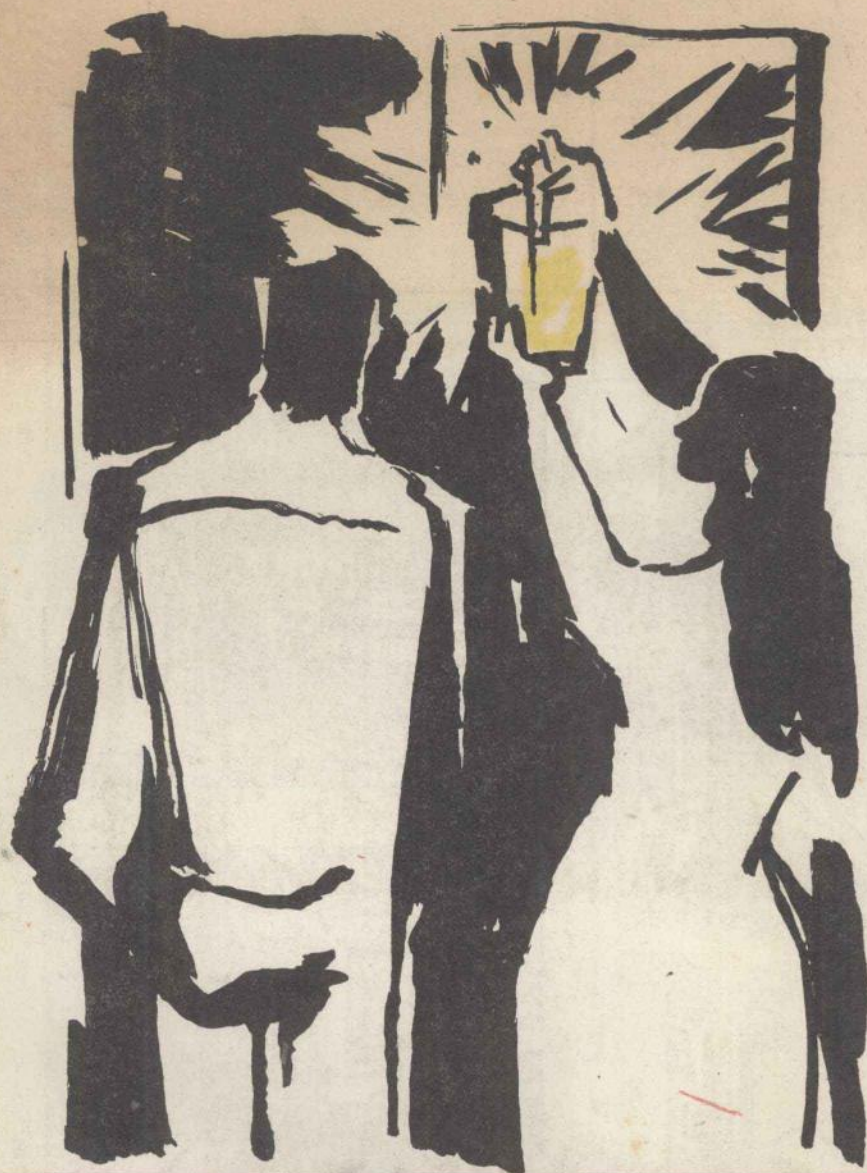


629029



629029

外国文学季刊

1

外国文学季刊

外国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一九八二年三月

1
1982
总第三期

长篇小说

分裂的天空

3

〔东德〕克·伍尔芙著 张荣昌译

短篇小说

出卖主意

106

〔法国〕让-路易·古蒂斯著 张裕禾译

耶稣受难图

117

〔加拿大〕罗·勒默兰著 张裕禾译

南方的高速公路

124

〔阿根廷〕胡·柯塔萨尔著 王央乐译

歌迹

135

〔日本〕佐多稻子著 何少贤译

幸吉的座灯

142

〔日本〕曾野绫子著 学朴译

青瓷瓶

158

〔日本〕有吉佐和子著 叶渭渠译

报告文学

一个女理发师

217

〔西德〕冯·德·格林著 胡宗健译

“黑桃A”收容所

224

〔西德〕冈·瓦尔拉夫著 麦湛雄译

戏	剧	萨勒姆的女巫		166
		〔美国〕阿瑟·密勒著 梅绍武译		
诗	歌	美国现代诗选	绿 原译	229
文	论	狱中书简(选译)		238
		〔意大利〕安·葛兰西著 吕同六译		
访	问	记	康考德——美国的文学之乡	246
		冯亦代		
新	书	评	介	
		《战争与回忆》	邓蜀生	255
		背负青天,看人间城廓	马振骋	256
		了解泰国社会的一个窗口	栾文华	258
		有感于《斯特林堡选集》的出版	高子英	259
		旧俄社会底层的真实写照	蓝英年	261
		一束“偏僻山谷中带有苍白 色彩的花朵”	任 礼	262
		双重的自我刻划	张佑中	263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介绍	卞 泽	264
翻	译	书	讯	
			舒 穆	265
美	术	茨威格小说《强迫》插图		封二
		〔比〕麦绥莱勒作		
		话剧《萨勒姆的女巫》剧照		封三
		上海人艺供稿		
		封面设计(封面图:《分裂的天空》)	张守义	

分裂的天空

〔东德〕克·伍尔芙著 张荣昌译

《分裂的天空》(Der geteilte Himmel)是1963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表的一部小说，曾引起过热烈的讨论，最后得到肯定的评价，1964年被搬上银幕，作者也分别于63和64年获得亨利希·曼奖金和国家奖金。可以说，这是代表六十年代东德文学创作成就的作品之一。

作者克里斯塔·伍尔芙(Christa Wolf)1929年生于兰德斯贝格，在耶拿和莱比锡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当过杂志和出版社的审读和编辑，后来是专业作家。她的其他作品有小说《莫斯科新奇故事》(1961)和《追忆克里斯塔·T》(1969)，以及散文集《阅读与写作》(1971)等。

《分裂的天空》写1961年8月13日东德政府决定建立柏林墙以前几个月内发生的一件爱情故事。当时，围绕西柏林的地位问题，苏联与西方之间，东西德之间关系紧张。东德国内也面临困难。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小说的楔子和尾声前后呼应，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一开始写女主人公丽塔，一个被选拨到教师进修学院学习的农村姑娘，在工厂劳动中出了事故（实际是她企图自杀）被送进医院，在清醒后开始对往事的回忆：她同一个化学博士曼弗雷德的结识、恋爱和准备结婚，由于他们的经历和思想发展道路不同，经历过纳粹德国的覆灭，逐渐形成了一套怀疑主义处世哲学的曼弗雷德最后逃到西柏林，丽塔则作出了留在东德的抉择。故事的结尾，是丽塔在疗养院里经过反复的思考和斗争，克服了感情上的创伤，又充满生机地投



〔柳成荫画〕

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通过这个故事，通过围绕这个故事而出现的各种人物——不同性格的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等，作者对于东德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生活作了真实的、深入的反映。小说结构严谨，作者在实际上是平铺直叙的故事中，插进了许多刹那间的心理反应，转瞬即逝的印象，以及片刻的感受，将往事与现实、回忆与思考交融在一起，使这部小说具有一种特有的自然、细腻、真挚的情调。

译者

今年夏天多雨而凉爽，即将入秋之际，天气反倒灼热异常，这座城市的呼吸比往常更剧烈了。它呼出的气，便成了上百家工厂烟囱里冒出的团团浓烟，升腾到清洁的天空后，才失去了继续上升的力量。长久以来就对这种烟云遮蔽的天空习以为常的人们，突然感到不习惯和难以忍受，正象他们总是把心头突然产生的烦躁首先发泄到最不相干的事情上去那样。空气浑浊地压在他们的头上，而水呢——这该死的水，带化学味的水，自从他们能够思考以来——他们觉得那味道是苦的。但是地球承担着他们，只要他们存在一天，地球便会承担一天。

还是回到被我们中断了片刻的日常工作中来，倾听电台广播员冷静的声音以及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听不见的声音吧，在这个时代，这种种危险都是会致人死命的。这一回，危险已经排除。这座城市上空曾一度蒙上了一层阴影，如今它又恢复喧闹，变得生机勃勃了。这座城市是人们诞生和埋葬的地方，它赋予生命也要求付出生命，没有一天不是这样。

让我们把谈话继续下去吧！谈谈婚礼，不论它在圣诞节就举行，还是要等到春天才举行；谈谈新式儿童冬大衣；谈谈妻子的病和工厂里新来的上司。有谁想到过这一切对一个人竟然如此重要呢？

我们又惯于安安稳稳地睡觉了。我们生气勃勃地去生活，仿佛生命这种珍奇的要素是十分丰富的，这种要素也可能是永远取之不尽的。

—

1961年8月的最末几天里，丽塔·赛德尔姑娘在一间小小的医院病房里醒了过来。她并非在睡觉，而是失去了知觉。她睁开双眼的时候，已是晚上了。她第一眼看到的那面洁白的墙上，光线已很微弱了。这个地方她是第一次来，但是她今天以及先前出了什么事，她马上就明白过来了。她从远处来。

• 4 •

她还朦朦胧胧有一种极其遥远又深不可测的感觉。但又飞快地跨出无尽头的黑暗，进入了极其有限的光明之中。啊，是的，这座城市。还有更窄小的地方，那就是这座工厂，这个装配车间。我在铁轨上倒下的这个地点。这么说来，是有人及时将那两节从左右两边向我驶来的车厢止住了。那两节车厢正对准着我。这就是最后的情景。

护士走到床边。这个姑娘是怎样醒过来，怎样用奇特地静止不动的眼睛打量这间病房，她都观察到了。她轻轻地、亲切地同她说起话来。“您好啦，”她兴奋地说道。丽塔一听，转过脸去对着墙哭了起来；夜里也不住地哭泣。当早晨医生来探视她的时候，她竟答不上话来。

但是医生不用发问，他什么都知道，事故登记卡上都写着呢。这位丽塔·赛德尔是个女大学生，只是在假期里才到工厂里来做工。有些事她不习惯，譬如由干燥间出来的车厢里的高温她就不习惯。不论怎么说，在高温下是禁止在车厢里进行作业的，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活儿实在忙不过来。工具箱沉甸甸的，有六、七十磅重，她都已经把它扛到铁轨上了，那儿正在调车，后来她昏倒了——象她这么个娇嫩的人出了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奇怪。现在她一个劲儿地在哭泣，这种情形我们以往也见过。

“受了惊吓，”医生说着手开了镇静剂。可是过了几天，别人与她谈话，她仍然受不了，这时候医生心里拿不准了。他寻思，他要是能掌握住那个把这位漂亮、多情的姑娘弄到这步田地的家伙，该有多好。他深信不疑，只有爱情才会把一位年轻姑娘弄得这样病恹恹的。

丽塔的母亲被从村里叫来了，看到女儿这副异样的神态也束手无策。她说不出什么情况来。“都是学功课学出来的，”她道，“我早就念叨来着，那功课她学不得。”一个男人？没听说过。从前的那位，是个化学博士，已经走了半年了。走了？医生问。噢，对啦：跑了①，这您是明白的。

① 指由东德逃到西柏林。

丽塔姑娘收到了鲜花：紫菀，天竺葵，水仙——这是病房内灰白的日子里的彩色光斑。任何人都不得探视她，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男子，拿着一束玫瑰花，坚持要看望她。医生让步了。在这种情形下，一次表示悔过的来访说不定会一下子治愈病人内心的忧伤呢。他们在医生的监督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但是没有露出任何爱情的蛛丝马迹，也没有发现类似请求宽恕的迹象，这类感情的流露旁人是可以发现的，单从眼神里就能看得出来。他们谈的是关于什么车辆的事，天晓得，现在这种时候谈这样的事实是不值得。五分钟过后，他们一本正经地告别了。医生打听到，来人原来是机车车辆厂的年轻厂长，于是直骂自己是个傻瓜。但他摆脱不掉这种感觉：这个年轻的男人比病人的母亲，比他这个当医生的，比许多来访者中的任何一个更了解病人丽塔·赛德尔的情况。那些来访者中，首先是埃米施小组的木工们，一共十二名，都轮流来过；然后是一位金黄色头发、身材窈窕的女理发师，她是丽塔的女朋友；假期过后又有教师进修班的大学生们，间或也有丽塔村子里的姑娘们。关于病人从前生活孤独的揣测已经不能成立了。

所有来看望她的人都挺喜欢她。他们小心翼翼地与她交谈，一边端详她的脸，这张脸苍白、疲倦，但已不再惆怅了。现在，她不常哭了，要哭也大多是在晚上。她会控制泪水，也会从绝望中挣脱出来，因为她绝不会陷于痛苦而不能自拔。

她对谁都不说她怕闭上眼睛。她总还看见那两节车厢，绿色，黑色，非常大。它们一挂上钩，就会在轨道上继续滑动，这是一条规律，它们就是按这个规律制作的。它们运行正常。它们将要碰撞的地方，正是她倒下的地方。我就躺在那儿。

于是，她又哭了起来。

去疗养院，医生说。她什么也不愿意讲。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个够吧，让她安静下来，让她把一切往事都忘却吧。她可以坐火车去，因为她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了，但工

厂还是派来了一辆小汽车。

临动身前，她向医生，向护士们致谢。大家都对她怀着友好的情意，如果她什么也不愿意讲，那是她自己的事情。望您珍重。

她的事情平淡无奇，她思忖道，有些方面也很丢人。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有待克服的话，那就是这种缠人不休的感觉：车厢正对准着我驶来。

二

两年前他到我们村里来的时候，立刻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曼弗雷德·赫尔富尔特。他住在一位心里藏不住话的亲戚家里。因此，没过多久我便和大家一样知道，这位年轻人上过大学，是个化学家，想到村里来休养。刚做完博士论文，上面写的成绩是“优秀”。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不过，那是后来的事。

丽塔同母亲和姑妈一道住在林边一幢小屋里。每逢她清晨推着自行车爬坡上公路去的时候，那位化学家总是半裸着身体站在他表姐家房子后面的小泵旁边，用凉水冲洗胸脯和脊背。丽塔抬眼审视蓝天，望着明亮的晨光，心里不免嘀咕，对松弛疲劳过度的头脑，这种天气合适吗。

她对她的村庄是满意的：三五成群的红屋顶房子，还有森林和草地，田野和天空，布局匀称，是平常人想象不出来的。傍晚，从昏暗的县政府所在地延伸出来的一条笔直的马路直插进落坡的红日中间去，这条马路左右是大大小小的村落。一条叉道通往她的村庄，那位化学家就站在叉道口这一带唯一一棵枝条被风撕碎的柳树旁，听凭温煦的晚风吹拂他的短发。同样的思念，驱使她回到村里来，也驱使他来到这条马路边上，这条马路通向高速公路，倘若你愿意的话，它还可以通向全世界所有的马路。

每逢他看见她过来，便摘下眼镜，用汗衫的一角仔细擦拭。稍后，她看着他慢吞吞地朝蓝光闪烁的森林走去，高大而略显干瘦的身材，太长的胳膊，有一股执拗劲的长长

的孩子脑袋。得改掉他这种高傲的习惯。一定要认识一下他的真面目。这种想法刺激着她。她愿意这么做，非常愿意，愿意极了。

可是星期天晚上她在饭店客厅里发现，他看起来比她所想象的年龄要大，面容更为严峻，她便又泄了气。整整一个晚上他都在一旁看着村里的小伙子们同她跳舞。开始跳最后一个舞了，已经有人打开了窗户，新鲜空气一涌而入，驱散了清醒者及醉酒者头上的烟雾。现在，他终于向她走过来，将她领到客厅中央。他跳得挺好，但心不在焉，东张西望地瞧别的姑娘，一边还对她们评头品足。

她知道，第二天一清早他就回城里去。她知道，他会一声不吭、毫无表示地一走了事的，他就是这么个人。她既恼火，又害怕，心里紧张。突然间，她冲着他那双讥诮人的、显出百无聊赖的神情的眼睛说道：“要变成象您这样的人，困难吗？”

他只是眯了眯眼睛。

他一声不吭，抓住她的臂膀，领着她往外走。他们默默无言地沿着乡村大道走下去。丽塔从一道篱笆上摘下一朵天竺葵。一颗流星落下，流星没有任何愿望。看他会怎么样，她暗自想着。

不一会儿，他们已经到了花园的小门前，她缓步走着离她家门口不多的几步路——啊，她的恐惧随着迈出的每一步在增长！——她都已经把手放到了门把上（门把冰冷冰冷的，象整个孤寂的人生一样冷漠），就在这瞬间，他在她背后，用乏味、嘲讽的口吻道：“您会爱上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吗？”

“会的，”丽塔答道。

她不再害怕了，丝毫也不害怕了。在黑暗中，她看他的面孔就象是一个浅色的斑点，他看她的面孔准保也是这样。她捏着门把，把门把都捏热了，他们就这样站在那儿，站了足有一分钟之久。末了，他轻轻干咳一声，走了。丽塔一直内心极其平静地站在门口，直到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

她一夜无眠，次日早晨她便开始等候他

的来信，对事情的这一转折，她惊讶不已，不过对事情的结局也并非懵然无知。那次乡村舞会以后过了一个星期，信来了。这是她生平收到的头一封信，那些同她根本不相干的办公室里的公函不算在内。

“我的棕色姑娘，”曼弗雷德这样称呼她。他用充满自我嘲讽的口吻向她详尽描述了她身上哪些全是棕色的，又有多少种不同的格调，还说一见面他就感到十分惊奇，长时期以来，再没有哪个姑娘身上有什么东西使他这样惊异过。

丽塔，十九岁，由于不会象别的姑娘那样谈恋爱，因而常常跟自己闹别扭，可这样的一封信，她根本不用学习，一读就明白了。她马上领悟到这整整十九个年头，那些希望、作为、思考、梦想，原来都不为别的，恰恰是为了这一个时刻的到来，为了这一封信作好准备。经验突然间多起来了，这些经验根本不是她自己积累起来的。象每一个姑娘一样，她也确信，她现在的感受，在她之前从未有人体验过，在她之后也不可能会有人体验到。

她走到穿衣镜前。她脸红了，一直红到了棕色头发的发根，同时她微笑着，用新的方式谦逊地微笑着，用新的方式高傲地微笑着。

她知道，她身上有足够使他满意、会永远使他满意的东西。

三

从五岁起，丽塔便知道，一个人必须时刻作好准备应付一生中骤然出现的变化。她模模糊糊地回忆起在一个碧绿色的丘陵起伏的地方度过的童年，回忆起父亲那只夹着一片放大镜的眼睛，回忆起他手中的那杆精致的画笔，他挥动着笔在咖啡杯上敏捷而精确地画着图样，可丽塔却从未见过有谁用这种咖啡杯喝过咖啡。

她第一次作长途跋涉的旅行几乎是在战争正要结束的时候，这次旅行把她带到忧愁、愤怒的人们中间，使她永远离开了波希米亚

的森林。母亲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一个姐姐住在德国中部的一个村子里。一天晚上，母女俩象船只失事的落难者，来叩她的大门。母女俩被收留了下来，有床，有桌子，一间窄小的房间母亲住，一间墙壁粉刷过的小斗室丽塔住。不管头几天里母亲不断唠叨：我不待在这儿，决不待在这儿！——她们还是待下来了，忍受着普遍的贫困，憧憬着无谓的希望，盼望有一天，在前线失踪的父亲会有信息送到这幢安全可靠的小房子里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希望破灭了，代替希望的是哀伤，随后便是令人心酸的回忆。丽塔在这个村子里学习读书写字，她学习当地儿童数数的口诀，按照古老传统在溪边做考验勇气的试验。姑妈为人古板，精打细算，一辈子束缚在这幢小房子里。她的一生既不曾给她莫大的幸福，也不曾给她巨大的不幸，不仅熄灭了任何希望的火花，最后甚至连对别人的嫉妒也从她心头灭绝了。她坚持对那两间房间和那间斗室的所有权，但她也以她的方式爱着这个孩子。

母亲在分担家务和疼爱孩子上所耗去的精力，比她让丽塔感觉到的要多。丽塔随和，率直，人人都友好地对待她，人人都以了解她。但是她的真正的欢乐，她的真正的烦恼，她可对谁都不说。那位后来到她村里来的年轻教师看到，她常常是孤独的。他给她书读，带她一起到附近一带漫游。他也知道，她内心是经过了多少激烈的斗争才决定离开学校到这间办公室来的。但是她倔强地坚持自己的决心。为了她，母亲干过庄稼活，后来又在纺织工厂做过工。既然她现在病了，那她的女儿就有义务来照管她。“您艰难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教师道。他对她感到恼火。

当时丽塔十七岁。倘若是和自己身上的毛病作斗争，倔强便是件好事，但是一个人不会永远这样倔强的。勇敢地作出一项不愉快的决定，这是另外一码事，也可以说，是一种牺牲——日复一日坐在这间窄小的办公室里（一家大保险公司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乡村分支机构能用得着多少职员？）独自一个

人，这是另外一码事；天天将一行行的数字填写在无穷无尽的表格上，总是用那同样的几句话去提醒同样那几个总是拖延付款的人按时付款。她百无聊赖地看着那些小汽车驶来，从里头走出由办事处派来指导、赞扬、责备她的人——老是那几个。她百无聊赖地看着他们又乘车离去。

那位苍白、热情的年轻教师一度支持过她对生活的要求：她期待着非凡的事情，非凡的欢乐和烦恼，非凡的事件和知识。整个这块地方处在动荡和奋起的气氛中（这并不使她感到奇怪，这对她来说并不新鲜）；但是帮助她将这条大河中的一小部分引入她自己小小的但重要的生活中去的人，他又在哪里呢？谁给她力量，让她去改正一次偶然发生的不幸所造成的后果呢？——她已经惊恐地在自己身上觉察到种种迹象，表明她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单调节奏已经习以为常了。

又是一个秋天。她第三次注视办公室窗前两棵大菩提树上的树叶怎样飘落下来。有时她觉得，她熟悉这两棵树甚于熟悉她自己的生活。她常常想：从这个窗口我永远看不到什么新鲜事物了。今后十年内，那辆邮政汽车总会在这儿停靠，每天中午十二点整，于是我的手指头便会沾满灰尘，还没到吃饭时间，我就洗起手来了。

白天，丽塔工作，晚上，她看小说，她心头渐渐滋生出一种迷惘的感觉。

就在这时候，她遇见了曼弗雷德。突然间，她见到了她从未见过的事情。这一年，叶子从树上飘落时象放焰火一般，五彩缤纷，邮政汽车有时也迟到好多分钟。一条坚实牢靠的由许多想法和渴望串成的锁链又把她束缚在生活上了。在这段时期里，即使几个星期不见曼弗雷德她也心满意足。她再也不觉得无聊了。

接着他来信说，他圣诞节来。丽塔到车站去接他，虽说他坚决不要她去接。

“嘿，”他说，“棕色小姐头戴棕色皮帽。象是在一部俄罗斯小说里。”

他们步行到公共汽车站去，走了不多几步便在一家橱窗前站住了。事实表明：在信

里可以轻松地互相称“您”而照样亲密无间，但一见面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

“您看，”他终于说道——霎时间，一阵恐惧袭上她的心头，莫不是她现在就已经，并且将永远使他失望了——“这种局面我原先是想避免的：站在雪水泥浆里，瞧着喷水壶和儿童浴盆发愣，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会不知道呢？”丽塔道。跟他在一起时，她学习起来确实是速度极快。“我们可以让这部小说的情节变得简单一点。”

“譬如说？”他急切地问道。

“譬如说，女主角现在对男主角讲：你过来，我们上那辆正在拐弯的蓝色公共汽车。然后我带你去我家，你同我一块儿去见我家里的人，他们还蒙在鼓里呢，一点也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他们得和你认识认识，好在圣诞节请你吃烤鹅。够一天的情节吗？”

在橱窗玻璃里，她与他的目光相遇。“足够了，”他惊喜地说，“绰绰有余。你安排得真不错……”

他们笑了笑，上了那辆正停在玻璃橱窗前的蓝色公共汽车。他带着她去见他的表姐，她陪着他去见她家里的人，她们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她们默默打量了他好几分钟。一表人材，姑妈心想，不过对这个孩子来说年龄太大了。一个化学博士，母亲心想，要是他娶了她，我自己的责任就算尽完了，死也瞑目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您圣诞节来吃烤鹅肉好吗？”

当丽塔今天回想到，在一个大雪覆盖的小村庄里过圣诞节，——因为圣诞前夜果然下了雪——他们悄然无声，臂膀挽着臂膀，沿着孤寂的乡村大道走去，当丽塔今天回想到这里时，便暗自问道：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情呢？什么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地球的两半恰好对上，毫厘不差，他们在这接缝处散步，仿佛没什么事似的。

在她的家门口，曼弗雷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细银镯子塞了她，那方式比他过去向任何一个姑娘馈赠礼品时更为笨拙。丽塔早就领悟到自己无论如何要做得更在行一些。

她脱掉手上的厚羊毛手套，手套掉到雪地里也顾不得了，便把双手捂在曼弗雷德的冰冷的面颊上。他无声地站在那儿望着她。“温暖、柔软而且棕色，”他说着便呵口气把她的头发从脸上吹开。血液涌上他的眼睛，他扭过脸往别处看去。

“尽管看着我好啦，”她小声说道。

“就这样？”他问。

“就这样，”丽塔答道。

他的目光不禁使她心头一震。整个晚上她都不得不将自己颤抖的双手掩藏起来，后来他发现了这件事，微微一笑。她在心里责怪他这一微笑，虽然她不得不一个劲儿地望着他。她有点儿太活泼，但是，一个女孩子怎样设法掩饰令人担心的爱情，这一点连姑妈和母亲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要不她们就是早已忘却了。她们操心着烤鹅肉的事儿呢。

后来，大伙儿举杯互相祝酒。“祝您国家考试成功，”母亲对曼弗雷德道，“祝一切顺利。”——“祝您父母身体健康，”姑妈试探着道。迄今为止，她对这个年轻人了解得太少。

“谢谢，”他冷冷地说道。今天一想起他那副面容，丽塔都要发笑。当时他二十九岁，压根儿就不适宜扮演温柔多情的女婿这个角色。他说：“昨天夜里我梦见在家里过圣诞节。我梦见我父亲举杯向我祝酒。我于是——在梦里！——把所有我够得着的碟子和玻璃杯统统都摔到墙上去了。”

“你非得这么吓唬人不可吗？”后来，丽塔在花园门口问他。

他耸耸肩。“他们干吗要害怕呢？”

“你父亲……”

“我父亲是个典型的德国人。在第一次大战中，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事先对第二次大战作了防备。今天他还是这样：牺牲一只眼睛，保全一条性命。”

“你不公道。”

“他不惹我，我也不惹他。哪怕在梦里，也不能让他对我祝酒。我们大家都是没有父母长大的，这个事实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看到呢？”

新年，他们在近处小山上一家小客店里投宿。下午，他们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滑雪，晚上同其他投宿的客人一道——全都是些年轻人——庆祝新的一年的开始：1960年。

夜里，他们单独在一起。

丽塔这才知道，这个爱嘲笑的冷淡的人是多么的渴望成为一个不爱嘲笑的热情的人。对此，她并不感到惊异，大概由于放了心，不由得低声哭了起来。他喃喃地用手指拭干她眼里的泪水，她用拳头敲打他的胸脯，先是轻轻地，随后便猛烈地乱敲一气。

“瞧，”他轻声说道，“敲什么呀？”

一听这话，她哭得更伤心了。她也是从孤独中过来的人呀。

后来，她把他的脸扭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脸，借着从窗户里透进来的白雪的反光凝视着他的眼睛。

“你听着，”她说，“如果你当时没有同我跳最后那个舞呢？如果我没有提这个奇怪的问题呢？如果我已经要进屋了，你还沉默不语呢？”

“不堪设想，”他说，“但是我事先已经把这一切都设想好了。”

四

他总是这样的：傲气十足，寸步不让，还难以捉摸。有一回，在难得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天，她问他：“我不是你喜欢的第一个女人吧？”

她扯着他上衣的钮扣，他握住她的双手想着：她称自己是“女人”，而且也可能会跟所有别的女人完全一样的！可是，她与众不同，这过去打动了他的心，现在仍打动着他的心。

“不是，”他表情严肃地说道，“不是第一个。”

过了良久，她才随口问道：“你有过许多个吧？”

她怎样沉默不语，又怎样为提出这个问题而煞费苦心，他都镇静地——看在了眼里。这时，他承认道：“好几个。”

她抬起眼睛望着他，有点拿不准，但他并不是在捉弄人。过了片刻，她又说：“好啊！你是要我习惯一切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托起她的下巴颏儿，一直等她望着他的脸时才开口。

“你啊，”他说，“你愿意答应我一件事吗？你永远也不要为了我的缘故去迁就你所看不惯的事情，好不好？”

她把头依偎在他的胸脯上，让他象爱抚孩子似的爱抚自己，她还在把泪水往肚里咽，还在叹气，但已经得到了安慰，放心了，心里想道，你会让我遇上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呢？

两个星期之间的日子漫长难熬，常有几滴泪珠落在他的信上。有一回，当她母亲单刀直入地问她：“你快活吗，孩子？”的时候，她脸上现出了惊奇的表情。

快活？她觉得自己以前从未这样生活过。

曼弗雷德领略过许多类型的女人、许多类型的爱情，他比丽塔本人更懂得她的爱具有什么特色。还没有一个女人，跟他睡过一夜就能将他拴住的。每一次新的相遇，从一开始他便已经带着分离必不可免的那种冷漠感情，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无所谓了。将他与这个姑娘连结在一起的，是她对他说的头一句话。真是一语中的，伤害了他的灵魂，尽管他认为这是不容许的，几乎是不值得的。他犹豫了数周之久，想要摆脱，末了认识到自己力不从心，这才罢休。

他疑虑重重，对丽塔作了种种考验，每一次她都通过了，微笑着，自己并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的长处，正是这一点赢得了他的心，而他则在她的身上为他们两人的结合发现了一切。她唤起了他已经埋葬掉的希望，他先是气恼，后来又犹豫地地全身心都寄托到这些希望上去了。

“我的棕色小姐，”他说，“可惜你是个孩子，我是个老头儿。这样下去，我们不会有好结果的。”

“嘿，”她说，“大家都自以为比我聪明，我可是看惯了。不过，我倒是蛮聪明的哩！”

我决不让诱骗了我的男人从我身边跑掉。”

“我会把你毁掉的，”他道。

“与其让别人把我毁掉，还不如让你呢，”她答道。

事情就是这样。生活已经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需要认识生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唯独他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离散的。

三月初，丽塔所在的县里来了一个“征聘教员的全权代表”，瘦高个儿，黑头发，他要用的东西，一古脑儿都装在一只大公文包里随身带着。由于哪儿也腾不出供他办公用的空房间来，便有人想到为什么不把他安置在丽塔的办公室里呢，而且还可以请她帮助那位教员征聘者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她好奇地观察着他所从事的活动。他一整天东奔西走，有时来电话告知他正在什么地方。晚上，他带回来几份填好了的、未来的教师进修班学员的表格交给丽塔，一边还发表评论。“一个人就是得勤着点理发嘛，”他将那个窈窕的金发女理发师的履历递给她，一边说道。要不就是：“生产队长是我当然的敌人；您以为那些人会情愿将唯一的一个男人放走吗？可我现在却物色到一个生产队长了。”

随后，他把大衣挂在挂钩上，一下变得悠闲起来。他不动声色地听着县领导干部又骂了他些什么话——他们甚至特地到丽塔的办公室来，向她叙说他们在劳动力问题上的种种操心事儿，仿佛她能帮他们忙似的。埃尔温·施瓦岑巴赫从来不为自己作辩解。他坐下来，抽着烟，与丽塔说东道西——她感到惊异的是，他一读起报来，甚至连报纸都变得有意思起来了——末了，他总是向她详细打听她认识的那些人的情况，还把那些人的名字记在笔记本上。

每天晚上丽塔都迟迟不能回家。施瓦岑巴赫呆的时间越久，她心里越不平静。她第一次感到有一个更高的机构在干预普通人的命运，选中了小女理发师、生产队长、县政府科长。噢，这个男的行吗？有时她怀疑地想道。还有这个女的也行吗？莫不是她缺乏

想象力，所以总是设想这些人只能呆在这个平平常常的县里？难道非得是象讲求实际的施瓦岑巴赫这样的远方来客，才毫不费力地会相信这些最最平常的人能干出种种不寻常的事来？

“二十个，”埃尔温·施瓦岑巴赫在临走前一天的晚上说道，“一个县有这么多就不错啦。”

“十九个，”丽塔修正他道。她的口吻中隐含着一丝莫明的怅惘——哪儿来的这种怅惘呢？

“二十个，”他说道，一边从桌子上又递给她一份表格，依然是那样心平气和地。这份表格还没有填写，可是在第一栏里他已经亲笔写上了她的名字。

啊，是我？她暗自想道，没有显出应有的惊诧神色来。

“您在想什么？”稍过片刻，施瓦岑巴赫问道，这时，房间里相当的寂静。

丽塔在想：我一直希望能有弟弟妹妹。她想到曼弗雷德。他在那同一座城市里上大学。她想到铁路和街市的喧闹，蓦地又想到了她的那位乡村教师苍白的面孔——他现在在哪儿呢？——想到学校的课本，想到城市里以及儿童的气味，临末，她看见一班学生正从森林那边朝村里走过来，一边唱着：“啦啦啦啦，春天来了。”

“我害怕，”丽塔道。——施瓦岑巴赫听了点点头。可能他仔细观察过了。他确实愿意要我，她寻思道。“我干不了这个。”

“干得了的，”施瓦岑巴赫道。“您可以。这您自己知道的。您干不了，谁干得了呢？要是您现在就填上您的履历，我就可以提前一天回家，这些个晚上我象求婚一样想把您聘去，我得弥补我损失掉的时间哩。”

丽塔素来办事不慌不忙，但是重要的决定，她却一瞬间就能作出来。在她心不在焉地寻找自己的钢笔的当儿，她以闪电般迅捷的速度，实现了这一人生转折的偶然性向它的必然性的转变。她等待这样的时刻，不是已经等得够长久了吗？这样的事情不是迟早总要发生的吗？这样不是就可以使她与曼弗

雷德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吗？没有他，她决不会——永远不会！——有勇气作出这样的决定呀！

在填写履历时，她难为情地发现，她全部履历只用半页纸便填满了。

一个人，她思忖，每年总得给自己的履历至少补充值得记上的一笔。从现在起就要这样做，她心里这样打算着。

埃尔温·施瓦岑巴赫将那页纸匆匆浏览一过，便塞进了公文包，和其它的表格放到了一起。“我们后会有期，”告别时，他说道。他是教师进修学院的讲师。

丽塔从办公室回家，到家里的人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大吃一惊之前，这两个小时是她一生当中最奇特的时刻。这一天还是她清晨骑着自行车从公路上迎来的那一天吗？这还是那座杂草丛生、看腻了的小县城吗？丽塔一贯向左右两边她每天都见到的行人打招呼，这一回，她却转过脸去躲开他们。

他们一无所知。除了她和那个正乘火车离去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样的事，来了一个人，简单说了声：算了吧，一切都从头开始。如果当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末岂不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吗，任何童话般的奇迹，任何伟大的业绩，也都有可能出现了。这座懒散的小城会觉醒，它会从世界的边缘被抛进世界的中心。谁能预料有朝一日竟会在它的那些小小办公室里对多么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呢？

丽塔沿着笔直的公路骑去，她前面，三月天的晚霞正徐徐向森林后面隐去。不管她还要在这条公路上行驶多少次——今天她是在告别了。

天黑前，波浪起伏一般向两边蜿蜒伸展的大地，再一次呈现出特有的光亮。在褐色耕田的海洋上，斑斑点点的白雪显得分外醒目。明天西方吹来第一阵暖风，大地顿时便会改变面目，展现出新的、更实在的景象。地表下几毫米处，雪莲花就要破土而出。丽塔露出了笑容。她对这一切多么熟悉！她对这一切感到何等的亲切！感谢鸟儿的每一声啼鸣，她暗自寻思，感谢清凉的河水、朝阳

以及夏天的树荫。

她蹬得快了起来。她已经感觉不到那两条腿，已经忘了它们的存在，而它们则在工作。可是这风！她蹬得越快，风就越大。她浑身冒汗。谁说她身体弱？好吧，我同意去那儿。咱们会看到通过努力会做出什么样的成绩来的……

她走进家门的时候，因为蹬车而脸上发热，因内心激动而容光焕发，模样真美。母亲习惯性地吓了一跳，因为按她的经验，一切新事物比一切旧事物都要糟糕。当丽塔叙说完毕的时候，她突然哭了起来，但是她一如既往，否认她自己有什么忧伤。这件事，不知道曼弗雷德会说什么呢，她叹息道。她对自己的婚姻也没象对她女儿的这一结合这样担忧过，这一结合虽然不怎么合她的心意，但她又热切盼望着。

姑妈因为丽塔擅自作出这一决定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她一声不响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谁也不理解我，”丽塔将一封写得乱糟糟的长信撕掉之后，这样给曼弗雷德写道，“我想当教师。再多的话我不说了。你理解我吗？”

他语重心长地回答她说，看来别人永远无法预料她在第二天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也许他今后会学会怎么去预料的。顺带说一下，她可以住在他那儿，也就是说，住在他的父母那儿。“可是你不会坚持到底的。啊，你呀，我的棕色小姐——你相信我的话吧，你不了解生活。”

五

曼弗雷德心里明白：有一种精明就是使精明人漠不关心。现在，由于他不能再继续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才问自己说：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种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态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没人告诉过我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为什么非得要等到这个姑娘来问我：要变成象你这样的人，困难吗？

现在，他怀着一种新的急切心情，将他

的那捆人造纤维浸到各种不同颜色的溶液里，他不断改变溶液的成分，拿它们作种种精心设计的试验，挑选最漂亮、性能最稳定的颜料，用来进行下一次的、更为严格的试验。

他的工作已接近尾声。

不久前，他对这项工作结束以后的计划还没有什么设想。这项目标达到后，他还应该希望做些什么呢？他可以给自己立下什么样的新目标呢？现在，突然间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从他的头脑里产生了。他瞧着工厂厂房，臭味冲天、冒着蒸汽的车间，在他的想象中，这些却是美的，因为那里正在按照他的方法将纤维染色。他自己则身穿白色工作服，从锅炉旁经过，他检验试液，改正硷液的成分。大伙儿都赏识他，因为他有才干，因为他不高傲。是的——谦逊这个品德，向来被他认为是愚不可及的，如今在他的心目中，一下子变得值得向往了。

正在这个时候，她的信来了：我要当教师。——干吗呢，他想。现在？也不问问我？将来我一回家，见到的就是练习本、有困难的学生和怨天尤人的家长？夜里尽谈教育问题？一股妒意涌上心头：她将不会为我一个人活着了。

她坚持不下去的，后来他寻思道。象她这样一个弱不经风的人！她会积累些经验，然后她就会腻烦的。信里，他也这么写了。她这简直是强迫他作出让步。恼怒使他变得有点儿目光短浅了。

他得设法使她留在他的身边。于是，他用干巴巴的几句话将丽塔的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并力争要将她安置在他的房间里睡。他自己早就一直住阁楼了。

母亲竭力反对接待这个夺走她儿子的姑娘。

他事先就知道她会说什么话。对她那张哭哭啼啼的面孔，他也不再感到兴趣。他冷冷地望着她，直到她停止哭泣。

“我有我的理由，”他随后说道，“也许她能在我们家里忍受一段时间的。”

“你这叫什么话！”她跳了起来。在他的

目光的逼视下，她随即又屈服了。她对他的孤傲、落落寡合以及得理不让人，已经习以为常。一些时候以来——自从曼弗雷德对他的双亲完全漠然视之以来——父子之间没有爆发过仇恨的情绪，这就已经够她感到高兴的了。

四月里一个凉爽的星期天，当她搬进来住的时候，曼弗雷德领着他未来的妻子看了看他双亲的住宅。“我的生命的棺材。可以分为起居棺材，吃饭棺材，睡觉棺材，厨房棺材。”

“为什么？”丽塔问。看到这条偏僻的讲究的街道，看到这幢古旧的别墅，这些深沉幽暗的房间，她自己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因为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有生气的事情，”他道，“就我记忆所及，没有过。”

“但你的房间倒还明亮，”丽塔自我安慰道。她得小心，不让她的决心在这儿轻易给丢掉，被这些古旧、恬静的家具吮吸掉。

“算了，”他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实际居住的地方吧。”

于是，他们站在他那间阁楼的门槛上。曼弗雷德在一旁望着她，看她是否注意到，这间零乱不堪的房间对他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噢，”她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慢慢打量房间里的摆设：写字台放在一扇小窗户下面，沙发榻，壁架上参差不齐地放着一排排严格分类的书籍，墙上贴着几幅色彩鲜艳的招贴画，墙角里堆放着各色各样化学家的零碎杂物。她从来不提问题，现在她也是神色安详地望着他，那眼神也许有点儿太认真了吧，她说道：“看样子，花儿草儿的事，总是要由我来照料罗。”

他一把把她拉到身边。“你真好，”他表情严肃地说，“象你这样的好姑娘，真是百里挑一呀。为这个，我在这儿楼上给你做最可口的生菜晚上吃，冬天我们可以用烤炉烤白面包。”

“嗯，丽塔郑重其事地说道，“应该这样。”

说罢，他们嘻嘻哈哈扭打着玩了起来，后来，他们疲惫无力地躺在一起，等待着夜色降临。春天伴随着一个火车头的尖利的汽笛声来临了，这汽笛声响彻平原上这条河流的上空。放着各色零碎杂物、住着两个居民的小房间变成了一架巨大秋千上的吊篮，这架秋千固定在深蓝色天穹的某一个地方，均匀地大幅度地摆动着，这种摆动我们只有闭上眼睛才会感觉得到。

于是，他们闭上了眼睛。

忽然间，他们上了天，到了头一批星星的身畔，随后，吊篮底几乎是擦着这城市的万家灯火而过，接着，他们便穿过夜空向着一钩黄色的弯月摆去。当他们摆回来的时候，繁星更加灿烂，地球上灯火更加辉煌，他们不停地摆来摆去，直到后来他们头晕目眩，便互相紧紧依偎在一起，互相抚摩着，互相无声地安慰着，象到处的情侣惯常所做的那样。

渐渐地，下面的灯火熄灭了，上面的星星也黯然无光了，最后在来临的曙色中，月亮也失去了光泽。这时，他们一起站在窗户前。风吹进来。他们居高临下看到了小城市的一角，几棵树和一带河水，这一切正缓缓地、从夜色中显露出来。

他们也一同从夜色中显露出来。他们相互打量着对方，脸上现出了微笑。

六

这微笑还留在脸上吗？没有被破坏吗？这微笑没有被那象征着天各一方的孤独的狂笑埋葬吗？

微笑留存着，还会长期留存下去，即使外面蒙着一层泪水的面纱。我们之间有一种神奇的秘密信号：你来了吗？微笑地回答说：我不上这儿又上哪儿去呢？

疗养院一色白，恰如哀伤本身。

丽塔住进这里来的时候，外面天气还暖和，还是夏天，但这一年夏天具有一种使人沮丧的特征。一阵微风吹来，树叶纷纷飘落。大门都快关了，干吗还对我们显示这种

魅力呢？

丽塔对新医生的平静克制的态度露出了疲倦的微笑。他果真不好奇吗？等着瞧吧。有的是时间。这几个星期在哪儿度过，这并不重要。在某个地方，一定发生着重要的事情呢。以后一定会再遇上他们的。现在，每天晚上从护士手里接过那只散发着强烈乙醚气味的小玻璃杯，把它一饮而尽，躺回到床上，等待着睡眠的来临，这睡眠无疑是要来的，一觉睡到大天亮。

丽塔睁开眼睛，看到一片草地，如茵的绿草上密布着殷红的罂粟花。一个山坡脚下，在殷红的颜色特别浓密的地方，一位温柔的妇女正在行走，她一手拿着一把小阳伞，一手牵着一个小孩，这孩子穿着跟那妇人一样的皱边裙子。上面，在远处，还有几个人正缓步走来，他们不是为别的，而是来观赏草地和罂粟花的。背景处有一排树木挺立在草地的边缘，树林间有一幢红屋顶的方形小白房子，就跟孩子们在画册上画的小房子一个样。极其自然的蔚蓝色天空里，云朵飘移，这种云朵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见过，此后就很少再见到了。这幅图画里的那些人也不抬头看一看，他们分明错过了观赏那些云朵的机会，现在为时已晚，因为他们死了快一百年了。那位画家也不例外，但这一切他都看在了眼里。

我可以到窗口去，越过公园里那几棵高大的老树的树梢观看天空和云彩，爱看多久就看多久。人活着，就有这个好处，也许这好处并不很大，不过总算是一种好处吧。

尽管丽塔想得很多——这样一片罂粟花草地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她是见过草地的！）；起初，她不喜欢这幅画的那种舒适、早已成为过去的甜蜜情调，但随后她暗自想道，为什么一百年前的草地和树木就不应该跟今天不一样呢？这些苍白纤弱的妇人就更不用说了。后来她注意到，日间光线一变，画面也会随之起变化，这使她心里喜欢。她知道：这样的变化是有的。肯定有的。

当初，她刚到城里的时候，这种画面的变化曾使她感到惊讶。如果不算她买东西或

者访亲探友到城里来过，可以说她没有见过城市。她对什么都感到好奇。在参观她未来进行冒险活动的这些场所时，她心头怦怦直跳。她决心要拿出坚韧不拔、不畏艰难、一丝不苟的劲头来。

她注意到：这里有好几座城市呢。它们一环套着一环，象一棵古树那样的盘根错节。她漫步在环城路上，在几个小时里毫不费力地走完了几百年的路程。她信步来到市中心，那里根本承受不了那么多的行人和车辆，每当晚间回家、采购以及下班的人流开始流动的时候，这市中心处处嘎嘎作响，仿佛要散架子似的。这使她感到快活，她任凭自己在人流中飘移，她走到一个街角，等着看四周的灯火怎样燃亮。

她也有点儿害怕。她寻思道，这儿，大家都只顾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多么容易走失。年轻人在电车里坐着，却让老太太们站着，小汽车开过，溅你一腿的污泥，商店里大家急匆匆地甩门，不管是否磕着别人的脑袋，在大百货公司里他们用扩音器喊女售货员到经理处去……

她在工人住宅区沿着一排排长长的、没有门面的、清一色的楼房走着，她读着有些街角里挂着的方形木板：“1923年3月间的战斗里，××同志在此阵亡。”突然间，有些街道有了年份，有了明显的特征。

那二十万人之所以生活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在这里的生活能给他们特殊的乐趣。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脸部表情上看出来：那是另一种激动、世故、坚定和疲倦的神情。大概没有人会自愿到这里来的。那末是什么在强迫他们呢？

丽塔化二十芬尼登上了高耸在市场旁边的那座古老的钟楼，她在楼顶待了很长时间，搜寻着远处家乡群山的轮廓，但是她没有找到。从那广阔无树的平原，风毫无阻拦地径直吹到市里。这儿的每一个儿童都能按照嗅到的强烈的气味来判定风向：化学，麦芽咖啡，或者褐煤。这种烟雾，这种重浊的工业废气，象一口钟罩住了一切。这儿，人们是按照那些象要塞一样分布在市郊的火化工厂

的烟囱的影子来判定方位的。这一切都不古老，不到一百年。连这个地方上空的那种经尘土和煤烟过滤过的散射的光线也不古老；也许只有一、二代人的历史。

我对预感并不在意，但是当我站在钟楼顶上的时候，我却预感到了，有时候我的心情将会不愉快。简直有数以十万计的面孔。但我处在村子里那上百张面孔中间时，并没有这么孤独过。今天还会有一个姑娘生平第一次来到这座大城市。

一缕斜阳正好照在她那钟楼上，照在她身上，有几秒钟之久。她看到，浮云移动得更快了。四月的风加快速度将天空廓清。不一会儿，阳光将会照到下面的街道。她沿着许许多多级的楼梯下来，缓缓走回到那古老的绿荫遮蔽的别墅街。

曼弗雷德怀着期待的心情向她望过去。她叹息着。“没有一小块地方会看不到一个人的。至多在钟楼上……”

他笑着，和她一起并肩走着。他有钥匙可以启开所有这些陌生、乏味、闭塞的街道和广场的门户，这把钥匙就叫回忆。他向她打开这城市的门户，她看到，它有着潜在的美和财富。

在她身旁，曼弗雷德却沉浸在对自已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中。他洗刷着在那些半是无意识的岁月里郁结在他胸中的恐惧和困苦、愤懑和羞耻。连他没有明确叙述出来的东西——并非什么事情都说得出口的——现在也从他心头消融了。他觉得很久没有这么心情畅快过了。后来，他间或还想起过这些：被连绵不断的急雨冲刷得光洁明亮的、春意盎然的城市，灰色的、散乱的房屋衬托下的丽塔的面庞，一座简陋的公园，许多匆匆而过的路人的影子。

还有那条河。

他们走过与他双亲居住的讲究的别墅街接界的贫民区，他们悄悄走过那里的剥落的木头楼梯，穿过拥挤幽暗的院子，穿过散发霉味、长满苔藓、被行人踩结实的砖铺过道——突然间，出乎丽塔的意料，他们到了河边。自曼弗雷德少年时离开它以来，这

条河已经变得更有用，更不友好了：它携带着棉花般白色的泡沫，这泡沫发出臭味，把化工厂到城市后面这一大段河道里的鱼全都毒死了。今天的儿童们简直不敢到这儿来学游泳，虽然这儿河岸平坦，岸上绿草如毯，柳树成荫。

可是一年四个季节进军的路线依然是从河谷开始的。冬季从这里把冷空气吹进行人稀少的市区街道，现在春季正在这里积聚力量。它已经给嫩绿的灌木添上第一朵黄色的鲜花，明天，春天便会征服整个这座严肃而忙碌的城市，到那时候，满园的春色便关不住啦。

当他们在—处安静的地方向着这条河低低地弯下身去，屏住呼吸，久久地凝视那流水的时候，这条河映照的本领倒也并没有荒废，而是映出了他们的脸。

曼弗雷德从来没有见过河水里一个女人的脸庞和他自己的脸庞挨在一起过。现在头一回出现这样的事，这打动了他的心。他在一旁看着丽塔怎样小心翼翼地帮一只小黑甲虫立起来，随后，他扳起她的脸，打量着她，象是头一次看见她，看得她怪不好意思的。他象惊讶不已似的只顾摇头。

在迅速降临的暮色中，他们顺着岸边的小路走去，一直走到最后一幢房屋旁，那条河流在这里离城市而去。他们折了回去。突然，他们想到人群中去。他们不期来到了一家豆腐干一般大的市郊小电影院里，正巧演儿童专场。放映机旧了，声音嘶哑，画面跳跃闪烁，但是儿童们并不介意，他们便也将就看了下去。

银幕上那个小男孩的脸庞紧紧扣住了他们的心弦。那是一张聪颖的脸，带着哀伤和欢乐，但没有恶意也不迟钝，那是一张机灵、失望、绝望、兴高采烈的脸。污秽和饥饿，屈从、卑贱和仇恨可能歪曲了这张脸的形象：它能够保持自己的纯洁，有意识地赢得好感，值得人们为此作出种种努力和牺牲。

末了，在隆冬的季节，这个男孩与他的双亲一起乘一辆通风的卡车向着辽阔的世界驶去，这预示着美好的结局，那男孩期待着

幸福，激动得浑身颤动，这时，看影片的孩子门积聚在心头的激动情绪变成一阵多声部的叹息声，一下子爆发了出来。灯亮了。曼弗雷德看见，泪水湿了丽塔的脸，她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这一天里，他第二次对她摇脑袋。“啊，你这个孩子，”他几乎是忧心忡忡地说道，“我拿你怎么办呢？”

七

夜里变天了。刮起了东风，随后狂风大作，凌晨好象有霜冻。

这一天早晨，丽塔第一次进工厂。“祝你成功！”当她拉上门往外走的时候，曼弗雷德在她后面喊道。他这是在取笑她，但是她遵守她对施瓦岑巴赫作出的诺言（“如今一个教员必须了解一个大工厂的情况！”）。曼弗雷德的父亲替她安排好了工作。他是车辆厂的商务主任。

她感到畏缩，没有一个人来鼓励鼓励她。于是，她自己给自己下了命令：不要左顾右盼，只管走你的路。睁大你的眼睛。要是你做错了什么事，那就小心下次别犯。别让人看出你心境如何。立足于自力更生。

在半路上她就意识到，她将要度过的这几个星期，与她所熟悉的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她的乡村生活终于渐渐忘在脑后了，变得遥远而冷漠。她没有功夫叹惜。她努力使自己适应清晨这急促的节奏。当凉气逼人、曙光初露的时候，她已经站在电车站上等车了。她感到冷，能挤上满载乘客的电车，她感到高兴。上车后她数着停车站，一直数到下车的地方。

她随着车辆厂工人的人流向工厂走去。在通向工厂大门的长长的林荫道上，两旁的白杨树光秃秃的，一阵风迎面吹来，卷起了市郊的尘土。工人们拿起公文包斜挡着脸。他们用手势或呼唤相互打着招呼，他们三三两两，边走边聊。只有丽塔在人群中间踽踽独行。她将大衣领子翻起，用手扶住，让它半遮住自己的脸。她不想看到诧异或者好奇

的目光。

在工厂大门口，她又环顾了一下四周。恰好一缕阳光照在白杨树的树梢上，几片才呈银白色的树叶在阳光下闪耀着。即便今天，太阳以及风也在对树叶起着作用。

工厂大门后面，季节是随着生产而变化的。

况且，她进入的根本不是什么大门，而是一扇相当狭窄的小门。进了门以后，她便来到了工厂的一个大院里，这样的工厂大院如今人人都知道，哪怕他从来没有到过工厂也罢。那特殊的東西始终还没有出现。这儿我永远认不出路来的，她思忖道，这儿我每天早晨都会迷路的；最好的办法是，我天天早来十分钟。她一路上逢人便问：埃米施小组在哪儿？一个上了岁数的人不知道这个小组（“我刚来这儿不久……”），说着，别人就围了上来。他们争论了起来：嗨，别将最难找的路告诉小姐嘛，告诉她去那儿最方便的！嗨，他们蛮体贴人的么……

这我早就想到过了，我永远不会找到这个小组的！

她记住了几个标志：走过左边那块墙头标语牌（车辆厂工人！保证完成三月份生产指标！——三月？怎么是三月呢？），经过一个三角形的院落，然后走进一个深洞似的有深灰色半成品车辆的大厂房，绕过右侧火花四溅的焊接工工作场，穿过一个新厂房，最后登上那道木头楼梯，便到了木工小组的小木板房。

到这时为止，她一直是很有勇气的，可现在整个小组，十二个男人，站成一圈围住了她，甚至连办事一向十分干脆利索的冈特·埃米施组长，见了她也手足无措了。看到这种情形，她生气地想道：我干吗要在这儿来？施瓦岑巴赫出的什么怪主意。这件事我得再考虑考虑。

男人们不开玩笑，但是看他们的脸色便知道，这类玩笑他们以后是少开不了的。那时，丽塔心中无底，在他们中间不知如何是好，今天连她自己都认不出当年的笨丫头的痕迹了。这个人人都能从她身上闻到乳臭味

的黄毛丫头，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已经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大眼睛的少妇，正在艰辛而顽强地学会面对生活，学得老成而又不世故。

埃米施，一个黑头发、三十五、六岁的壮实汉子，迅速将他的小组成员的情况在脑海里过了一下，便派这个姑娘跟罗尔夫·梅特纳格尔和小汉斯一块儿干活。真是一项英明的决定，他们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其中一个对丽塔来说年龄太大，自己的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且一心扑在工作上；另一个年龄太小，又不是莽莽撞撞的人，而且，说老实话，脑袋瓜子也不怎么太好使。当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快快而去的时候，大伙儿望着他们的背影直乐。

头几天很少说话。人家自然很快就看到，丽塔连工序方面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在狭窄的车厢和过道里，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人手拥挤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人家还得挤到她身边，手把手地教她。人家自己动手干说不定还快一点呢，这一点她也注意到了。惟独小汉斯似乎颇喜欢这样。干什么活都比他强的人有的是，破天荒第一遭他可以给别人指点指点了。“装压力框架，”他说。“这活看起来简单，真干起来可不容易哩。”他自己干得比平时还要快。

几天过后，经常东奔西走的罗尔夫·梅特纳格尔称丽塔为“孩子”，她腼腆地称他为“梅特纳格尔先生”，而且对他瘦削的脸产生了信任。每逢他教她：这螺钉你得这么拿，钻头得这么放，使劲压住，要不会蹦掉的，她总是专心致志地看着。

丽塔开始了解周围的环境。这家工厂一片杂乱，到处是垃圾，响不完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厂房、仓库、房屋比比皆是，铁轨纵横交错，车辆、汽车、电动车川流不息，它被紧紧的挤在市内驶往郊外的中心大道、另一家工厂以及铁路之间的一个小得可怜的三角地带。上。“这里从来没有制造过象今天这么多的车辆，”梅特纳格尔道。“要不了多久我们制造的车辆就只好摞起来了。”“未必见得，”赫伯特·库尔道，他们都叫他“凉白